

中国新实力派  
作家作品文库

# 我们一起 长大

上

WOMEN YIQI  
ZHANGDA

群山  
(土家族) 著

20年呕心沥血之作

重温美好童年 看我少年风采

品土家风味  
给力新生活

中国文史出版社



# 我们一起 长大<sup>上</sup>

WOMEN YIQI  
ZHANGDA

群山  
(土家族)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一起长大 / 群山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5034-7023-3

I. 我… II. ①群…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70971 号

责任编辑: 金 硕

---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chinawenshi.net](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廊坊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 张: 16.875

字 数: 39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0.00 元

---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 目录

## 上篇 起伏的悲欢

大树有深根.....	3
家住谢王村.....	10
第一回 父母生儿女 山月共天地 .....	10
第二回 亲情加友爱 姊妹多兄弟 .....	23
第三回 代代同一源 何必两相看 .....	34
第四回 校园小社会 社会大校园 .....	48
第五回 人生如电影 最红是领巾 .....	60
第六回 考试警顽愚 烈火炼真金 .....	71
第七回 下孝上也慈 无憾为老死 .....	82
第八回 血浓终胜水 小子幸有知 .....	92
泪洗中小学.....	102
第九回 小溪入小河 新地唱新歌 .....	102
第十回 自强者自强 缺德者缺德 .....	114
第十一回 身大做大鬼 人微志不微 .....	124

第十二回	热泪洗伤痛	雏鹰展翅飞 .....	136
血染五洲河 .....			146
第十三回	小河永奔流	手足情深厚 .....	146
第十四回	黑暗小人心	光明在前路 .....	157
第十五回	一人献青春	一人显专横 .....	168
第十六回	恶师是豺狼	奸舅是畜生 .....	178
第十七回	人大生爱意	不为利卖身 .....	190
第十八回	世道多艰险	晴空起乌云 .....	201
第十九回	黑手遮手眼	几人离人间 .....	213
第二十回	最恨心灵暗	走过是晴天 .....	224

## 下篇 心灵的漩流

第一回	依稀醒来存旧梦	炎凉世道有新朋 .....	237
第二回	看人归去洒热泪	东山再起振雄风 .....	251
第三回	刺骨大雪扑面来	纷纷扬扬地上白 .....	265
第四回	乌云惨淡人心寒	欲破层云飞天外 .....	279
第五回	老师无智空有心	学生孤苦难做人 .....	291
第六回	刚刚脱得无名苦	转眼又陷污泥坑 .....	304
第七回	走入人生最低谷	绝不屈身做奴仆 .....	318
第八回	痴狂人写痴狂苦	高墙终成脚下土 .....	331

第九回	正邪双方摆战场	冷看鸡狗花花肠	345
第十回	胸怀博大微微笑	何必奸盗埋祸殃	361
第十一回	多少英雄重振作	几人沦落终成悲	376
第十二回	理想之歌放光辉	扬眉吐气斩魔鬼	389
第十三回	深情厚谊暖如春	忘恩负义寒似冬	403
第十四回	千言万语留旧梦	痴心痴意终落空	419
第十五回	鬼头鬼脑遭报应	正大光明得顺风	434
第十六回	青梅竹马最知音	哪防小人起妒心	448
第十七回	姐弟朋友心心连	母女哥妹情情牵	464
第十八回	主动退让过独木	高考两科遇大难	482
第十九回	重担卸落马蹄轻	不知人间多风云	498
第二十回	大梦醒来东流水	收获时节秋风劲	512
尾声	山高地阔天月明		523
后 记			527

## 上篇 起伏的悲欢





## 大树有深根

说出来吓你一跳。虽然我是地地道道的土家族人，但我祖先是中國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东晋丞相谢安，就是那个皇帝到他家都要向他家人鞠躬的谢安。

公元318年，大地主王导帮助司马睿统一中国南方，建立东晋王朝。373年，丞相谢安开始执政。谢安读过许多书，经历了许多事，雄才大略，治国有方，委派侄子谢玄训练一支精锐新军，号称“北府兵”。

383年8月，统治中国北方的大秦天王苻坚从长安起程，率步兵60万、骑兵27万、骑兵卫队3万，浩浩荡荡，直奔南方而来，大举伐晋。晋廷君臣大都心惊胆寒，谢安却沉着冷静，胸有成竹地调兵遣将，“运筹帷幄于千里之外”，他弟弟谢石、儿子谢琰、侄儿谢玄则在前线指挥。最后，赫赫90万秦军竟被区区8万北府兵打得落花流水。苻坚逃回北方，不久吐血而死。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草木皆兵”“投鞭断流”“风声鹤唳”这些成语，都来源于这次战争。其中一次著名战役——谢玄在八公山下的草丛、树林中安排一支小小的马队，跑来跑去，荡起漫天烟尘；苻坚的队伍误以为是一支庞大的敌军，吓得不敢冲过去，失去战机，反让谢玄取得最终胜利；这事被时人津津乐道地总结为“草木皆兵”。

#### 4 我们一起长大

要知其详情，请各位读者去看史书，我这里不多说。我想说的是，并不是我想高攀祖先的荣耀——无论我的祖先多么显赫，这个世界都不会多给我什么；和大家一样，我只是我，只有靠劳动创造，才会有美好生活——他们是丞相或将军，我只是一个在这里诉说自己成长故事的普通人。

我更想说的是，我的青春岁月就像我祖先们指挥的那场战争奇迹，历经磨难的心灵一次次跌入谷底，又一次次跃上高峰，高唱着悲壮、坚韧的曲调，冲出四面楚歌、草木皆兵的重围。

而且，如果我不在这里交代几句，后面第一章中一个梦境就没有出处。

据我家谱书记载，谢安、谢玄逝世后，不知过去几朝几代，中国大地上一直风风雨雨，历经无数变故。谢氏后代中，有一支人马从淝水辗转来到澧水，在岸边一个叫“谢家塔”的地方建起如今还矗立着的谢家祠堂。

谢家塔一展平阳，地肥水美，有“隔河两宰相，五里一秀才”的美誉。那时，能读书的人少之又少，有这个口碑很不容易，更不用说“隔河”就能出两个宰相，可见当时当地读书风气之浓厚。

清朝康熙年间，谢家塔发洪水。有一条谢家硬汉，他父母、妻子均在洪灾中丧生，只有他和他的两个小儿幸免于难。他就挑一担竹筐，一边筐里放一个小儿，从平原爬上高山，来到长乐县永茂司长进乡的五洲河岸，安家落户。100多年后，他的子孙遍布五洲河两岸。我们这些子孙尊称他为“进山公公”。

且说当时，进山公公的第五代玄孙——我的太爷爷带领一家人，从河下搬上七峰山（因山顶矗立七座山峰而得名）长丰寨的山腰王家湾居住。先前，王家湾只有一户王姓人家。据王家谱书记载，他家祖先正是王导。自从搬来谢家人，王家湾改名为“谢王村”。

谢王村山大人稀，土地贫瘠。平原、丘陵地带来的客人形容说：“竖起的坡，挂起的田。每天一出门，鼻尖就能碰到山。”但，这里一年四季风景如画，春天树树映山红耀人眼，夏天习习凉风吹人衣，秋天累累果实逗人爱，冬天熊熊柴火暖人心。

谢王两家住的是当地土家吊脚楼，喝的是清凉泉水，饮的是浓浓绿茶，唱的是山歌，吃的有苞谷、洋芋、麦子和红苕，还有桃、柿、板栗、石榴、核桃、枇杷、野草莓、葵花子、猕猴桃……

太爷爷奋斗一生，挣下一笔令人眼红的家私。他过80岁大寿时，大宴来宾三天。第三天晚上，待客人散尽，他把三个儿子——我大爷爷、爷爷、么爷爷——叫到跟前，将财产三五一十五，平均分给儿子们。哪知么爷爷贪心重，领受过自己的一份，还想霸占分给我爷爷的一块好地。太爷爷一直宠爱么爷爷，软劝硬逼，要爷爷让地。爷爷不买账，死活不松口，么爷爷就去请来他干爹。他干爹是当时当地一位头面人物，来了就威逼爷爷让地。三天三夜后，这位大人物磨破嘴皮子，毫无作用，最后抱着一线希望，换上另一种口气，哀求爷爷：“你是哥哥，他是弟弟，你就把这块地让给兄弟吧！”

爷爷鼻子里“哼”一声，竟鬼使神差地答应了：“好，算了！”

就这样，那块好地转归么爷爷所有。

确实，爷爷他们三兄弟中，爷爷最有个性，他年轻时，很调皮。偏偏他们三兄弟的亲娘死得早，不久太爷爷就为三个儿子娶了一个后娘。后娘对三个儿子十分吝啬，将一些好吃好喝的都用一个大柜子锁着。一次，趁她外出，爷爷扭开柜子上的锁，将里面的好东西偷出来，和大爷爷、么爷爷分吃干净，然后偷偷笑着，听后娘整整骂了三天。

爷爷成家后，养成一个怪习惯——每天鸡叫就起床；春夏天刚亮明，他已从外面割一回青草回家；太阳蹿上山尖一两尺高时，他割的第三回青草又背回家，这时一到家，必须按时开饭，否则就会大发脾气；无论冬夏白昼长白昼短，每天总要吃齐三顿饭，少安排一顿或多吃一顿，他都会大光其火。

爷爷胆量惊人。一次他出去办事，经过离家约1里远近的一个小山湾时，看到路边开垦出的田里站着一只老虎。它静静地打量他。他不紧不慢地对它说：“畜生，我俩井水不犯河水。我不惹你，你也不惹我。我走我的路，你去干你的事……”口里说着，脚下不停，大摇大摆地走过去，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当天，他办完事回来，大吹特吹。他的独生子——我父亲那时才十五六岁，有些不信，就邀上几个伙伴，毛着胆子到小山湾里一查，果然发现田里有几个深深浅浅的老虎脚印。

虽然大爷爷从太爷爷那里分得田地，但他家中大小十几口，都得穿衣、吃饭，因此自从分家，就穷得叮当响，正如当地民间歌谣中所唱：

辣椒当盐，

合渣过年，  
一条裤子穿它几十年。

合渣，是本地一道家常菜，在豆浆中放上白菜一煮，就成了。竟用这样简易的菜过大年，可见其生活艰难。

大爷爷家境贫困，脾气也坏得出奇。大爷爷的第一职业自然是种田，第二职业是割生漆。一次他割了几个月漆树，终于聚齐满满一桶山漆。可他二儿子——福葛伯伯不小心，把它们泼得满地都是。本来山漆很值钱，这下却再无用处。这无疑毁了一家人几个月的生计。福葛伯伯知道老子的坏脾气，将屁股一拍，溜了！

果然，大爷爷气得要命，大发脾气，一连摔坏堂屋里几把木椅，又要进灶屋去搬锅出来砸，嘴里直嚷嚷：“干脆不用吃饭了！”

大奶奶拼老命才把大爷爷挡在门外。大爷爷又出去捡一块石头，准备扔进灶屋去砸锅。大奶奶急得大喊大叫。爷爷闻声而来，隔屋一瞄，就是几声大吼：“砸锅！砸锅！不如连人都砸死，免得要饭吃！”

大爷爷竟然如中魔法，乖乖放下石头。

几天后，福葛伯伯以为风声已过，大着胆子回到家，哪知刚进门，就被大爷爷一把揪住，接着头上挨一木棍，头一歪，半死不活地倒在地上。大爷爷红了眼，又要将棍击下去。么爷爷正好路过，闻声冲进去，挡在大爷爷和福葛伯伯中间，一眨眼工夫背上就挨好几下重的。正不可开交，就听爷爷在屋外吼：“你打么子，打！把你儿子打死，当饭吃不成？！”

大爷爷竟然又如中魔法，乖乖放下木棍。

国民党因没多少人自愿为他们当兵卖命，就“捉征兵”。那会儿，也如民歌所唱：

狗子咬得紧，  
不知来何人。  
刚想出门看，  
团匪进了门。  
话还没说成，  
绳子先捆人。  
五丁抽了俩，  
拉夫要三人。

福葛伯伯被点名要去服兵役。他不想去，在路上碰见团匪就装聋子。后来，村里人都称他“聋子大爷”，竟渐渐忘了他本名。

爷爷赶紧把我父亲送进学堂。那时，国民党的人遇见“先生”，都比较客气：骑马路过学堂门前，都要下马步行，以示尊重；见到学生，也礼让三分。因此，他们不会捉师生去当兵。在学校，父亲认识了不少方块字，迷上看小说，还学会一点算术。

么爷爷有钱有势，他的独子福保叔从小就念书，自然不必去打仗。

新中国成立后，天地一变，土地都归国家所有。“聋子大爷”福葛伯伯因是“贫农”成分——旧社会“地主、富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雇农”中受地主、富农剥削的底层人，故被队里任命为集体

仓库保管员。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别家人常常饿得半死，面带菜色，他家人却饿不着，满面红光。

按政策，爷爷应被划为“富农”，却因他为人和善，人缘很好，驻扎在大队的上级工作队员只给我家定为“上中农”，并且将小队会计、大队出纳两个重要职务，交给我父亲担当。

么爷爷可就惨了。他家被划为“地主”。他常常苦着脸去参加“四类分子”（解放初对“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这四类人的统称）会议，挨批挨斗。福保叔受到不少连带，吃了不少苦头。

“聋子大爷”只有一个儿子，名仁。福保叔也仅有一子，名军勇。父亲却有一大堆子女——河山、阳山、桃山、绣山、玉山、仁山，还有我，故事可就热闹了。

尤其是我——琼山的成长故事。

## 家住谢王村

### 第一回 父母生儿女 山月共天地

公元1969年盛春，树树映山红灿若鲜艳的明霞，一抹又一抹，飘忽在嫩绿的七峰山野。山上人家的院落周边，桃树正结毛茸茸的果。天地间，一派勃勃生机。夕阳落到七峰山西面，七峰山东面凉下来。

我父亲快步走上回家的映山红花路。他40岁，个子瘦长瘦长。古铜色的脸上布满沟沟坎坎，滴下一粒粒豆大的汗珠。旧棉布蓝褂敞开，里面没穿衬衣。古铜色胸膛上，也满是汗珠。蓝褂左前襟有5个扣眼，右前襟却只有1粒孤零零的黑扣子。背襟已湿透，像从水中捞出一般；上面白影显露，一块一块，像漫不经心画上去的图案，那是以往留在上面的汗水晾干后，盐渍留下的纪念。他穿一条破旧的黑色棉布长裤。脚上是一双洗得发白的解放鞋。裤脚、鞋带沾满枯泥。

本来，他头上还有一条扎成一圈的白毛巾，那是当时我们土家族农民最显眼的穿戴、最醒目的标志，无论冬夏都戴着，既可在冬天防寒，又可在夏天挡热，还可随时取下擦汗。这时，这方毛巾披在他肩上，随意搭着。



今天，他本来要和长丰生产队里的人一起——集体下地劳动，但他向队长请了假，和三儿子绣山到老林子，一气砍下 600 斤木柴，卖到五洲河边的长进大队茶站，卖得 3 元钱，交给绣山就读的长进中小学 2.98 元，补齐这学期所欠学费和书本费，还剩一枚面值 2 分的硬币。他郑重地将这枚硬币包在装烟叶的塑料袋中，放进上衣口袋，并把口袋上盖的扣子扣好。

两分钱虽少，当时却可以买 1 个鸡蛋或 1 盒火柴。

父亲已有 7 个孩子。大儿子河山刚满 20 岁，前年底应征入伍，到西安大雁塔保卫祖国去了。二儿子阳山将满 18 岁，在地区师范读书，今年夏天就要毕业。绣山 10 岁半，在中小学念四年级。四儿子玉山 6 岁半。五儿子仁山前几天才满 3 周岁。大女儿出生不久，就夭折了。二女儿桃山满 14 岁还没几天，她 7 岁启蒙时，同班同学见她衣衫褴褛，常常欺负她，因此只读完一年级，就死活不去了，宁愿在家务农。到底想不想生这么多孩子，我父亲也不知道。他只知道，那时农村没有实施“计划生育”国策，也没有任何有效的节育措施。于是，我父亲的子女就一个个降生于世。

这可不，我又要在这美丽的春天出生。

父亲回到谢王村，天已黄昏，一轮将圆的月亮挂在东方瓦蓝的天空。

父亲已和爷爷分家。去年冬天农闲时节，在老屋上面 900 步处，开辟出一片新屋场，建起一栋新吊脚楼。在农村，建房是人生的一件大事，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亏得山上杉木多，而且又高又粗；又亏得我外公于爷爷是当地方圆数百里有名的木匠。这一切都让父亲